

《逆流的星刻鐘塔》

Chronicles of the Retrograde Tower

Chapter 1 - 4 Draft

第一章：廢鐵與黃金的交響曲

1. 鐃蝕的法則

鐵灰色的天空壓得很低，像是一塊隨時會坍塌的巨大鉛板。這裡是第13號遺蹟都市，一個被世界遺忘的角落，連風都帶著一股揮之不去的機油與腐爛鐵鏽的氣味。

凱爾（Kael）屏住呼吸，身體緊貼著半塌陷的混凝土牆。他的防風鏡上滿是刮痕，透過模糊的視野，他死死盯著前方十米處的獵物——或者是獵人。

那是一頭「鏃蝕狼」。

這東西大概曾經是一匹野狼，但現在它的一半身體被不知名的古代機械強制取代了。暴露在外的暗紅色肌肉纖維與還在轉動的黃銅齒輪糾纏在一起，原本是一隻眼睛的地方，現在鑲嵌著一顆不斷變焦的紅色攝像頭。它發出「嘶嘶」的散熱聲，口中每一次呼吸都噴出一股高溫蒸汽，下顎那兩排鋒利的電鋸獠牙正在緩慢旋轉，發出令人牙酸的摩擦聲。

凱爾低頭看了一眼自己的右手。掌心佈滿了陳舊的傷疤和黑色的油汙，那是他在這個廢墟世界生存至今的證明。

「三秒。」他在心裡默唸。這是極限。

他的能力，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裡，被公認為是最垃圾的一種——既不能像強化係能力者那樣一拳打碎岩石，也不能像元素系那樣憑空生火。他只能讓觸碰到的非生命物體「停滯」那麼短短的幾秒鐘。用來開鎖或許不錯，但在戰鬥中？那簡直是在找死。

但對於凱爾來說，這三秒，就是生與死的界線。

鏃蝕狼的紅色電子眼突然轉動，鎖定了凱爾藏身的水泥柱。警報聲響起，它後腿猛地一蹬，地面瞬間崩裂，龐大的身軀像一顆出膛的砲彈般撲來。

凱爾沒有退縮。相反地，他算準了時機，像一隻靈巧的黑貓從掩體後滑出。

距離五米。狼的電鋸獠牙發出尖嘯。

距離兩米。他能聞到那股濃烈的血腥味和潤滑油燒焦的臭味。

距離十公分。

就是現在！

凱爾側身閃過那足以撕碎鋼板的咬合，左手護住頭部，右手如閃電般探出，精準地按在了鏃蝕狼前肢那個暴露在外、高速旋轉的主傳動軸上。

他的瞳孔瞬間收縮，一圈灰色的光暈在他眼中炸開。

「停滯（Glitch）！」

世界依然在運轉，風依然在吹，但唯獨凱爾指尖接觸的那根直徑五公分的鋼軸，在這一瞬間完全違背了物理法則，急劇靜止。

慣性是這個宇宙最無情的殺手。

鏽蝕狼重達三百公斤的身體還在以時速八十公里向前衝鋒，但它的核心傳動軸卻在比眨眼還快的時間內被迫歸零。兩種絕對衝突的力量在這一點上爆發。

「崩——！！」

一聲令人頭皮發麻的金屬撕裂聲響徹廢墟。

那根堅硬的合金鋼軸瞬間扭曲、崩斷。連鎖反應像洪水般發生——齒輪崩飛，機械臂因受力不均而反向折斷，高速旋轉的電鋸碎片像是散彈槍一樣向四周炸開。

鏽蝕狼發出一聲不像生物的慘叫，龐大的身軀在半空中失去平衡，重重地砸在地上，翻滾著撞進了一堆廢鐵中。火花四濺，黑煙滾滾。

凱爾被衝擊波掀翻在地，他在地上滾了兩圈卸去力道，迅速起身，手中的刺刀毫不猶豫地刺入了狼僅存的有機心臟部位。

怪物抽搐了兩下，電子眼的光芒閃爍了幾次，終於熄滅了。

凱爾大口喘著氣，額頭上的冷汗滑落，滴在滾燙的地面上瞬間蒸發。他感覺肺部像吸入了燃燒的炭火一樣灼痛。

「又是……勉強活下來的一天。」

他自嘲地笑了笑，聲音沙啞。他熟練地用刺刀撬開狼的頭部，挖出了那塊指甲大小的藍色核心晶片。這東西在地下聚落能換到三支淨水濾芯，或者一塊合成肉排。

正當他準備轉身離開時，狼腹部的殘骸中有什麼東西反光了一下。

凱爾皺了皺眉，走過去撥開焦黑的電線。

那是一枚懷錶。

它躺在一堆油汙和碎肉中，卻顯得格格不入。金色的外殼沒有一絲劃痕，精緻的花紋像是某種古老家族的徽章——一條咬著自己尾巴的蛇，環繞著一座尖塔。這種工藝絕對不是這個時代的產物，更像是幾千年前傳說中「黃金時代」的遺物。

凱爾撿起懷錶。指針是靜止的，永遠停在十二點整。

但他感覺到了一股微弱的溫度。不是機械過熱的燙手，而是一種……彷彿裡面有心跳般的微溫。

不知為何，凱爾覺得心臟漏跳了一拍。他將懷錶擦乾淨，鬼使神差地放進了貼進胸口的內袋裡。

「也許能賣個好價錢。」他對自己說，儘管他知道，在這個廢鐵世界裡，不能吃的東西通常一文不值。

2. 金色的牢籠

而在這個世界的另一面——或者說，另一個時間點。

陽光是金色的。不是那種透過灰塵過濾的慘白陽光，而是純粹、溫暖、彷彿流淌著蜂蜜般的金色陽光。

這裡是奧拉西歐（Oracío），浮空於雲海之上的千塔之都，魔法文明的頂點。

「艾莉西亞小姐？艾莉西亞小姐！」

一聲略帶尖銳的呼喚將艾莉西亞（Elise）拉回了現實。

她猛地回過神，發現自己正坐在家族的「水晶空中花園」裡。四周是盛開的伊甸玫瑰，每一朵花瓣上都閃爍著恆定的露珠光澤——那是用「水元素恆定術」維持的完美狀態，即便過了一百年也不會凋謝。

面前的圓桌上擺滿了精緻的瓷器和三層點心架。幾位穿著華麗禮服的貴族少女正用扇子掩著嘴，眼神中帶著幾分探究和幾分嘲弄地看著她。

「真是的，您又走神了嗎？」說話的是伯爵家的次女，她正用小銀匙攪拌著紅茶，杯中升起的熱氣自動形成了一隻優雅的天鵝形狀，「我們剛才在討論下週的皇家舞會，聽說二皇子也會出席呢。」

艾莉西亞低頭看著自己的紅茶。她的倒影在深紅色的液體中晃動——銀白色的長髮，紫羅蘭色的眼睛，那是「觀星者」家族引以為傲的血統證明。然而，對她來說，這身繁複的蕾絲洋裝就像是一具精美的枷鎖。

「抱歉，我……」艾莉西亞試圖擠出一個得體的微笑，「我剛才在思考關於圖書館裡那本古籍記載的歷史……」

空氣瞬間冷了幾分。

「哎呀，又是那些古老的東西？」另一位少女掩嘴輕笑，「艾莉西亞小姐總是喜歡這些……不切實際的傳說。什麼『地面世界』，什麼『機械怪獸』，那都是嚇唬小孩子睡前故事罷了。」

「我聽說，」伯爵次女故意壓低聲音，但音量剛好能讓周圍的人聽見，「觀星者家族的小女兒患有『魔力感知失調症』，經常會看到一些不存在的幻覺……真可憐，明明出身這麼高貴。」

艾莉西亞握著茶杯的手指微微發白。

不是幻覺。她在心裡吶喊。

那些聲音，那些畫面，是真實的。她曾經在鏡子裡看到過一個滿是廢墟的世界，看到過天空是灰色的，看到過人們為了爭奪一滴水而互相廝殺。那不是瘋狂的臆想，那是……一種求救訊號。

就在這時，一陣強烈的耳鳴突然襲擊了她。

「滋——滋——」

世界彷彿被干擾的信號，畫面出現了重影。

艾莉西亞眼前的精緻茶杯突然變了。一隻粗糙的、佈滿傷疤和黑油的手，跨越了空間的維度，憑空「重疊」在了她的視網膜上。那隻手顫抖著，抓住了茶杯的把手。

她甚至能聞到那股刺鼻的鐵鏽味和……血的味道。

「不……」

艾莉西亞驚恐地瞪大眼睛，本能地向後退。

「哐啷！」

椅子翻倒，精美的骨瓷茶杯摔在地上，粉身碎骨。熱紅茶潑灑在她昂貴的裙襬上，像是一灘觸目驚心的血跡。

花園裡的談笑聲戛然而止。所有的目光——驚訝的、嫌惡的、憐憫的——都像針一樣扎在她的身上。

「艾莉西亞！」遠處傳來母親嚴厲的斥責聲，「妳又在發什麼瘋？太失禮了！」

艾莉西亞感到呼吸困難。那隻充滿絕望的手的殘像還殘留在她的視網膜上。

「我……我身體不舒服。」

她再也無法忍受這種壓抑的完美。她提起沉重的裙襬，甚至顧不上貴族的禮儀，轉身衝出了花園。

她奔跑著，穿過金碧輝煌的長廊，跑過那些用魔法懸浮的雕塑。眼淚在眼眶裡打轉，但她強忍著不讓它落下。

她不是瘋子。

她一定要證明，她看到的那個絕望世界，是真實存在的。

她的腳步最終停在了家族莊園最偏僻的角落——那座被封鎖的古老高塔前。只有在這裡，在這些塵封的故紙堆中，她才能找到一絲歸屬感。

推開沉重的橡木門，灰塵在光柱中飛舞。艾莉西亞喘著氣，背靠著門板滑坐在地上。

「如果那裡真的有人……」她抱著膝蓋，喃喃自語，「求求你，告訴我想法是對的。」

3. 跨越千年的電流

時間：深夜 / 黃昏。

地點：第13號遺蹟都市，凱爾的地下藏身處 / 奧拉西歐，古塔頂層。

這是一種奇妙的同步。

在未來的廢墟地底，凱爾坐在堆滿零件的工作檯前，昏黃的燈泡忽明忽暗。他手裡拿著那枚從狼肚子裡剖出來的金色懷錶，正用一把精細的螺絲起子試圖撬開它的背蓋。不知為何，他總覺得這塊表的內部結構在呼喚他。

在過去的雲端高塔，艾莉西亞爬上了塔樓的最頂層。她在雜亂的雜物堆深處，發現了一塊被厚重絨布蓋住的東西。她掀開絨布，揚起一陣灰塵。那是一座巨大的落地古鐘，鐘擺早已停擺，但鐘面上刻著的圖案——銜尾蛇與尖塔——讓她心頭一震。

那和她在幻覺中看到的某個符號一模一樣。

「滴答。」

一聲清脆的秒針走動聲，同時在兩個人的耳邊響起。

凱爾手裡的動作停住了。懷錶明明還沒修好，但指針卻自己跳動了一下。

艾莉西亞屏住了呼吸。面前這座已經壞了幾十年的古鐘，齒輪突然發出了一聲沉重的呻吟。

「滴答。滴答。」

聲音重疊了。頻率同步了。

凱爾感覺周圍的空氣變得粘稠，就像是他發動「微觀停滯」時的感覺，但這次範圍不是指尖，而是整個房間。鐵皮牆壁開始變得透明，露出了背後不該存在的景象——一排排高聳的書架，和窗外耀眼得刺目的藍天。

艾莉西亞感覺周圍的空間開始扭曲，像是水面上的倒影被打亂。古老的石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金屬板，還有窗外那令人絕望的灰暗廢墟。

兩個時空，在這一刻，因為某種未知的契機，發生了奇蹟般的「疊加」。

凱爾猛地站起身，手裡的螺絲起子掉在地上。他震驚地看著前方。

在他的工作檯對面，原本是空無一物的空氣中，慢慢浮現出一個發光的人影。

那是個女孩。

她穿著他從未見過的乾淨且華麗的衣服，銀色的長髮像瀑布一樣流淌。她的眼睛紅腫，似乎剛哭過，但那雙紫羅蘭色的瞳孔即使在淚水中也顯得如此清澈。

艾莉西亞捂住了嘴，不敢發出聲音。

在她面前，出現了一個渾身散發著鐵鏽與血腥味的少年。

他穿著破爛的皮夾克，臉上沾滿了機油和乾涸的血跡。那雙黑色的眼睛像受傷的孤狼一樣警惕，卻又隱藏著深深的疲憊。

這不是幻覺。

兩人的腦海中同時閃過這個念頭。

這太真實了。真實到能看清對方睫毛的顫動，真實到能聽見對方急促的呼吸聲。

凱爾下意識地握緊了拳頭，這是他在廢墟生存的本能反應——面對未知，先防禦。

艾莉西亞卻緩緩地鬆開了手，那是她身為研究者的渴望——面對未知，去探索。

鬼使神差地，兩人同時伸出了手。

隔著一千年的時光，隔著繁華與毀滅的深淵。

凱爾的手指全是繭和傷疤。

艾莉西亞的手指纖細白皙。

近了。更近了。

按照常理，他們的影像應該會像立體投影一樣穿過彼此。

但是——

當指尖觸碰的那一瞬間。

滋——轟！

沒有穿透。

而是一股實質的、溫暖的、甚至帶著微微電流的觸感。

「！」

「！」

凱爾的瞳孔劇烈收縮。在接觸到艾莉西亞的一瞬間，他體內那股微弱到只能用來開鎖的魔力迴路，像是被注入了核電站級別的能量，瞬間過載發燙。

他的天賦「微觀停滯」失控了。

不是停止。

龐大的魔力強行逆轉了規則。

「停滯」崩潰成了「逆流」。

凱爾手中的金色懷錶突然發出刺眼的光芒，指針開始以肉眼看不見的速度瘋狂倒轉。

整個房間——不，兩個房間裡的物體都開始漂浮起來。凱爾桌上的螺絲釘、艾莉西亞身邊的書籍，全部違背重力升上半空。

凱爾張了張嘴，聲音乾澀得像是從喉嚨裡擠出來的。

「……天使？」

艾莉西亞驚訝地看著指尖躍動的金色電弧，看著眼前這雙深邃如夜的眼睛。

「……惡魔？」

下一秒，白光吞沒了一切。

命運的齒輪，在這一刻，終於重新咬合。

(第一章 完)



Figure 1: The Spatial Overlap - Kael and Elise make first contact.

第二章：重疊的避難所 (Expanded)

1. 薛定谔的密室

白光並沒有帶來死亡，反而帶來了一種令人作嘔的暈眩感，就像是被扔進滾筒洗衣機裡旋轉了三天三夜，連膽汁都要吐出來的那種噁心。

當凱爾重新找回平衡感時，他的手本能地抓向身邊可能有的一切支撐物。他預期摸到的是冰冷、粗糙的生鏽水管，但指尖傳來的觸感卻是柔軟、細膩，帶著溫度的……絲絨？

他猛地睜開眼。

眼前的景象讓他產生了嚴重的認知失調。他用力眨了眨眼，甚至懷疑自己的視網膜被剛才的閃光燒壞了。

他依然站在那個伴隨了他三年的地下避難所裡。那張堆滿了精密螺絲、拆解到一半的無人機馬達、還有幾罐過期潤滑油的工作檯，依然穩穩地立在牆角。空氣中那股混合著黴菌、機油和地下水腐爛氣息的味道也沒有消失。

但是——

在工作檯的左側，原本應該是堆放廢棄電池回收桶的位置，現在卻憑空「切入」了一張暗紅色的長沙發。那是一張極盡奢華的傢俱，椅背上雕刻著繁複的金葉花紋，椅腳呈現出優雅的獸爪狀。

最詭異的是，這張沙發並不是搬進來的，而是「長」進來的。

它的左側扶手生硬地嵌入了一根直徑十公分的生鏽排水管中。兩者在空間上完美重疊，卻沒有發生物理碰撞。沒有擠壓變形，沒有金屬斷裂的聲音，就像是兩張不同圖層的 Photoshop 圖片被錯誤地疊加在了一起。

凱爾試探性地伸出手，想要觸碰那張沙發。

滋——

指尖在距離沙發表面還有幾公分時，感受到了一股細微的靜電斥力，就像是把兩塊磁鐵的同極強行按在一起。

「這是……空間干涉？」

「這……這是哪裡？」

一個清脆、顫抖，像是玻璃珠落在瓷盤上的女聲再次響起。

凱爾的神經瞬間緊繃，他在廢墟生存的本能接管了身體。他猛地轉身，動作快得帶起了一陣風，手中的舊式火藥槍——一把經過他改裝、威力足以打穿輕型外骨骼的「路霸」——迅速舉起。

黑洞洞的槍口，死死鎖定了聲音的來源。

「不准動！」他厲聲喝道，聲音因為過度緊張和喉嚨的乾澀而顯得沙啞刺耳，「雙手抱頭！報上名來！妳是全息投影？還是哪家壟斷公司的間諜？」

在他槍口所指的方向，那個銀髮少女正跌坐在那張憑空出現的沙發上。

她看起來糟透了，但也美得驚人。

那一頭如流動水銀般的銀色長髮有些凌亂，幾縷髮絲黏在還有淚痕的臉頰上。她穿著一件凱爾只在博物館圖鑑裡見過的繁複蕾絲禮服，裙襬像花瓣一樣鋪散開來，雖然上面沾染了一些茶漬，但那種布料的光澤絕對不是這個時代合成纖維能比擬的。

少女顯然被這黑洞洞的槍口嚇壞了，紫羅蘭色的瞳孔劇烈收縮。但在恐懼之外，凱爾驚訝地發現，她眼中竟然還燃燒著一簇小小的怒火。

那是身為上位者被冒犯時的本能反應。

「你、你……無禮之徒！」

艾莉西亞顫抖著，卻努力挺直了脊背。她受過的教育不允許她在平民（或者是野蠻人？）面前展現出軟弱。她舉起右手，那裡握著一根細長的短杖——那是用千年白橡木製成，頂端鑲嵌著一顆純淨得令人窒息的「深海之眼」藍寶石。

「妳居然拿著這種原始的煉金武器指著一位淑女？」她的聲音雖然在抖，但語氣裡透著一股刻在骨子裡的傲氣，「根據《帝國貴族法》第7條，威脅貴族可是重罪！我命令你立刻解除武裝！這裡是奧拉西歐，是觀星者家族的神聖領地！你是怎麼闖過防禦結界的？」

凱爾愣了一下，隨即發出一聲嗤笑。那個笑容牽動了他臉上的傷疤，顯得有些猙獰。

「奧拉西歐？」他重複著這個名字，像是聽到了一個天大的笑話，「別開玩笑了，大小姐。如果你說的是那座傳說中的『永恆天空城』，那它早在一千年前就因為魔導爐失控墜落了。現在這裡是被標記為紅色危險區的第13號遺蹟都市，地下B-4區。」

「墜落……？」艾莉西亞愣住了，這個詞彷彿是對她信仰的褻瀆。她憤怒地站起來，手中的魔杖頂端亮起了一點微弱的藍光。

「一派胡言！奧拉西歐是永恆的！它受到三女神的庇佑，怎麼可能墜落！它就——」

她猛地轉身，指向她身後的那扇窗戶。她想讓這個滿口謊言的野蠻人看看窗外那片壯麗的雲海，看看那永不落下的太陽。

然而，她的手指僵在了半空中。

就像是被石化了一樣。

在那扇本該映照著藍天白雲、飛空艇與浮空島嶼的落地窗外，此刻卻疊加了一層灰濛濛的濾鏡。

透過那層像是鱗玻璃一樣的半透明介面，她看到了地獄。

原本應該是雲海的地方，現在是一片連綿起伏的鋼鐵廢墟。大樓像墓碑一樣傾斜插在地上，燃燒的火光在濃煙中若隱若現。天空不是澄清的藍色，而是像淤青一樣的鉛灰色，還下著黑色的雨。

「這……這是什麼？」艾莉西亞的聲音顫抖得不成樣子。

與此同時，凱爾也看到了。

在他那面貼滿了發黃報紙、通緝令與結構圖的水泥牆壁上，疊加了一排高聳入雲的紅木書架。書架上擺滿了燙金封皮的古籍，每一本都散發著智慧與歲月的光暈。

空氣中飄散著一股他不熟悉的味道——那是陳年紙張、乾燥薰衣草與高級紅茶的香氣。這股優雅的味道與他房間裡那股機油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令人想吐的諷刺感。

一個荒謬、瘋狂，卻又唯一的解釋在兩人的腦海中同時炸開。

凱爾慢慢放下了槍。他的手有點抖，從懷裡掏出那枚剛撿到的、還帶著溫度的金色懷錶。

艾莉西亞像失去力氣一樣，指了指身後那座巨大的古鐘。

懷錶的指針，和古鐘的指針，此刻正如出一轍地指向同一個位置。

十二點整。

「現在是……帝國曆 773

年？」艾莉西亞轉過頭，眼神空洞地看著凱爾，像是在尋求一個否定的答案。

凱爾看著她，眼神像是在看一個已經死了很久的幽靈。

「現在是新曆 1024 年，」他冷冷地說，打破了她最後的幻想，「距離妳說的那个年份，已經過去了一千零五十一年了，『淑女』。」

死一般的寂靜籠罩了這個錯亂的空間。這不僅僅是空間的重疊，這是兩個時代的屍體與靈魂被強行縫合在了一起。

2. 過去的陰影：兄長的審視

「咚、咚、咚。」

一陣急促而沉重、帶著某種獨特韻律的敲門聲打破了沉默。這聲音聽起來很悶，因為它來自艾莉西亞身後的虛空——那是屬於「過去」的門，在凱爾眼裡只是一堵掛滿工具的牆。

艾莉西亞的臉色瞬間從蒼白變成了死灰。

「糟糕……這敲門聲……是哥哥！」她慌亂地看向四周，最後視線落在凱爾身上，「快躲起來！如果讓他看到這裡有個髒兮兮的男人……不僅僅是我，連你也會被當場處決的！」

「冷靜點，」凱爾雖然心裡也發毛，但還是保持著拾荒者的冷靜，「我看不到妳的門。理論上，他也看不到我。我們就像是兩個重疊的廣播頻率，聽得到，但不干擾。」

「你不懂！」艾莉西亞急得快哭出來了，「雷歐納德哥哥是家族百年一遇的天才，他的『魔眼』能看到魔力的流動！我們剛才的接觸引起了這麼大的震盪，他一定察覺到了！」

「艾莉西亞？開門。」

門外傳來一個年輕男子的聲音。聲音不大，卻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威嚴，彷彿連空氣都隨著他的聲音凍結了幾分。

「我感覺到了強烈的魔力震盪。還是那種……不潔的波動。」

艾莉西亞咬了咬嘴唇，深吸一口氣，用力拍了拍臉頰讓自己看起來鎮定一些。她快速整理了一下裙襬，擋在凱爾面前（儘管凱爾在她眼裡是半透明的），然後對著虛空做出了一個「開門」的動作。

對於凱爾來說，這是一場令人毛骨悚然的默劇。

他看到艾莉西亞面前的空氣突然像水波一樣扭曲了一下。緊接著，一個男人走了進來。

那個男人是直接「穿過」了凱爾堆放雜物的鐵架子走進來的。

雷歐納德·范·薇爾。

他穿著一身筆挺的白色金邊制服，胸前掛著象徵榮譽的銀星勳章。他擁有一張如大理石雕像般完美的臉，金色的短髮梳得一絲不苟。但最讓人恐懼的是他的眼睛——那是一雙彷彿沒有溫度的冰藍色瞳孔，被他注視的瞬間，就像是被蛇盯上的青蛙。

凱爾屏住呼吸，背部死死貼著牆壁。

雖然理智告訴他對方看不到自己，但生物本能卻在瘋狂尖叫：危險！極度危險！

這個男人身上散發出的壓迫感，比凱爾在廢墟見過最兇殘的變異獸王還要恐怖十倍。那是純粹的、壓倒性的力量。如果這傢伙真的能看到……哪怕只是一眼，凱爾毫不懷疑自己會在瞬間被某種未知的魔法蒸發。

雷歐納德走進房間，眉頭微微皺起。他的視線像掃描儀一樣掃過房間，好幾次直接穿過了凱爾的身體，停留在凱爾身後的那些來自未來的雜物上——雖然他看不見實體，但他似乎感覺到了

「異樣」。

「這裡的味道很奇怪，」雷歐納德停在房間中央，剛好站在凱爾那張工作檯的位置（在他的時空那是空地），鼻子微微抽動，「有一股……古老的、腐朽的氣息。還有這凌亂不堪的魔力殘渣。」

他伸出手，手指輕輕滑過空氣，指尖剛好從凱爾的鼻尖前一公分掠過。

凱爾心臟狂跳，全身肌肉繃緊，手裡的槍握出了汗。

「我……我在練習『高階召喚術』，」艾莉西亞突然開口，聲音帶著一絲顫抖的堅定。她必須轉移哥哥的注意力。

「召喚術？」雷歐納德停下動作，轉過身，目光如鷹般盯著妹妹。

「是、是的！」艾莉西亞指著古書堆，「我想召喚……更強大的使魔，來證明我不只是個只能看幻覺的廢物。但是失敗了……魔力反噬引起了波動。」

雷歐納德沉默了片刻，那雙冰藍色的眼睛審視著艾莉西亞，似乎在判斷她話裡的真偽。

「不管是真是假，父親對妳最近的行為很不滿。」雷歐納德終於開口，語氣中沒有一絲兄長的溫情，只有家族的冷酷，「『無能』並不可恥，家族養得起一個無能的米蟲。但可恥的是『妄想』。」

艾莉西亞低下了頭，雙手死死抓著裙角，指節發白。

「這週的茶會妳又讓家族蒙羞了，」雷歐納德冷冷地丟下一句話，轉身走向門口，那背影就像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收起這無聊的好奇心吧。父親已經決定了妳的婚約。既然當不了魔法師，至少要像個貴族玩偶一樣發揮聯姻的價值。」

雷歐納德的身影消失在門後。門「砰」的一聲關上了。

那股窒息般的壓力瞬間消失。

艾莉西亞無力地癱坐在地上，眼淚奪眶而出。她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那種深深的無力感和羞辱。

凱爾看著這一幕，心情複雜。這就是黃金時代的貴族？看起來比在廢墟裡搶食的鬣狗也沒有高尚到哪去。

「喂，」凱爾開口，語氣比剛才溫和了一些，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塊髒兮兮的手帕，想了想又塞了回去，「那個冰塊臉走了。」

3. 未來的暴力：拾荒者的貪婪

「轟——！！」

話音未落，凱爾身後的厚重鐵門突然向內凹陷，伴隨著一聲巨響，門鎖被定向炸藥轟飛。一股熱浪和濃煙瞬間灌滿了狹小的地下室。

這次輪到「未來」的危機了。

「哈！我就知道這小子藏了好東西！」

一群穿著拼湊裝甲、手持粗製濫造衝鋒槍的暴徒衝了進來。他們的裝備五花八門，有的戴著防毒面具，有的半邊臉已經金屬化。

是「鐵血幫」。這一帶最惡名昭彰的掠奪者，像蝗蟲一樣啃食廢墟的一切。

領頭的是一個身高超過兩米的光頭大漢，他的右臂完全被切除，改造成了一支巨大的工業用液壓鉗，上面還掛著乾涸的肉屑。

「剛才偵測到的高能反應是從這發出的！」光頭大漢貪婪地掃視著狹小的地下室，防毒面具下傳出沉悶的噴氣聲，「交出來！是不是挖到了古代能源核心？還是舊世界的軍火庫？」

凱爾嘆了一聲，在這個距離跟這種怪物肉搏是找死。他迅速翻身躲到工作檯後（在艾莉西亞眼裡，他是躲到了沙發背後）。

「這裡只有垃圾和老鼠，想要命的話就滾！」凱爾回吼，同時熟練地探出槍口扣動扳機。

「砰！」

火藥槍的子彈精準地擊中了光頭大漢的肩甲接縫處，擦出一串火花，讓對方的動作停滯了一瞬，但並沒有造成實質傷害。

「找死！」光頭大漢被激怒了，液壓鉗發出嗡嗡的運轉聲，「給我上！把這裡拆了！把這小子的骨頭一根根捏碎！」

「噠噠噠——」

子彈如雨點般傾瀉而來，打得混凝土牆壁碎屑橫飛，工作檯上的零件四處飛濺。

「呀啊啊！」艾莉西亞尖叫著抱住頭縮在沙發角落。

雖然那些子彈穿過她的身體就像穿過煙霧一樣，不會造成物理傷害，但那種視覺上的恐怖和震耳欲聾的槍聲是真實的。她從未見過如此野蠻、如此充滿純粹殺意的暴力。

「住手！你們這群野蠻人！」她大喊，但沒人聽得見她的聲音，那些暴徒甚至「穿過」了她的身體去射擊凱爾。

凱爾的情況糟透了。

他只有一把單發火藥槍，而對方有四個人，還有一把重型液壓鉗。他被壓制在角落，身上多了幾道擦傷，鮮血滲透了皮夾克。

「卡嗒。」

最絕望的聲音響起——沒子彈了。

光頭大漢獰笑著步步逼近，身後的幾個嘍囉正用突擊步槍封鎖凱爾的所有退路。

「結束了，地溝老鼠。」光頭大漢舉起了那隻巨大的液壓鉗，準備將凱爾連同掩體一起夾碎。

艾莉西亞看著那個滿身是血卻還在頑強反擊的少年。

如果他死了……這個連結就會斷掉嗎？我也會死嗎？

不，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是唯一一個能看到她，唯一一個證明她不是瘋子的人。

「救救他……」

心中湧起一股莫名的衝動，那是一種不想再無能為力、不想再做個等待命運宣判的「玩偶」的憤怒。

她不顧一切地衝上前，跪在凱爾身邊（在她的視角裡）。

「你這個笨蛋！為什麼不用魔法？為什麼不反擊？」

她伸出雙手，按在凱爾的背上。

「雖然不知道你有什麼用……但給我活下去啊！」

轟！

艾莉西亞體內那股一直被視為累贅、無處宣洩，甚至被家族診斷為「失調」的龐大魔力，像是找到了宣洩口。它們不再是無序的波動，而是順著兩人接觸的介面，如同決堤的洪水般瘋狂地湧入凱爾的體內。

凱爾感覺背後一熱，彷彿有人往他的血管裡注入了滾燙的液態黃金。

劇痛。但隨之而來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全能感。

他眼中的世界變了。不再是每秒 60 幀的畫面，而是變成了可以隨意拖動進度條的影片。

光頭大漢已經衝到了面前，液壓鉗距離他的頭頂只有半米。

「去死吧，拾荒者！」

凱爾避無可避。他瞪大眼睛，瞳孔中那圈灰色的光暈瞬間燃燒成了耀眼的金色。

他本能地抬起右手，對準了那隻迎面而來的機械臂。

不是停滯。三秒的停滯救不了命。

要更多。要更強。要……回去！

「局部回溯 (Rewind) ！」

並沒有任何衝擊波發生。

但是在光頭大漢驚恐的目光中，世界倒帶了。

他那隻揮舞到一半、勢不可擋的機械臂，突然詭異地「抽搐」了一下。原本已經伸出的液壓主軸，像是被一隻看不見的巨手按了快退鍵，瞬間縮回了套筒裡。

但是，他的身體還在向前衝。

動量與時間的悖論在這一點爆發。

更可怕的是他手中的另一把改裝衝鋒槍。

原本已經擊發、槍管已經紅熱的槍械，內部的撞針莫名其妙地回到了擊發前的位置，但子彈卻還在槍管裡。

「咔——轟！！」

光頭大漢手中的武器因為這種違反物理邏輯的內部衝突，直接發生了 catastrophic failure (災難性故障) 。

槍膛炸裂，碎片反向噴射，將他那張醜陋的臉炸得滿臉開花。液壓臂更是因為流體逆流而爆開，液壓油如血般噴灑。

「啊啊啊啊！」

慘叫聲震耳欲聾。其他的暴徒被這詭異的一幕嚇傻了。

趁著混亂，凱爾一把抓起工作檯上的工具包，另一隻手下意識地向後伸出——雖然他知道這不合邏輯，但他感覺自己必須「帶上」她。

「走！」

艾莉西亞愣了一下，看著那隻伸向自己的雙手。這次，她沒有猶豫，把手搭在凱爾的手心。

凱爾一腳踹開通往地下水道的緊急逃生口，兩人的身影一同跌入了黑暗、潮濕卻暫時安全的下水道中。

4. 命運的墓碑

不知跑了多久，直到身後的槍聲和叫罵聲徹底消失，只剩下滴答、滴答的水聲。

兩人癱坐在充滿黴味和汙水的黑暗角落裡，大口喘著氣。

那個重疊的空間現象開始變得不穩定了。艾莉西亞的身影像是接觸不良的燈泡一樣閃爍著，有時候透明得幾乎看不見。

「妳……還在嗎？」凱爾靠著牆，感覺頭像要裂開一樣痛。那是過度使用能力的代價，就像是大腦被強行塞進了一塊燒紅的煤炭。

「還在……」艾莉西亞的聲音聽起來很虛弱，剛才那次「傳輸」幾乎抽乾了她的體力，「剛才那是……魔法嗎？你們這個時代的人，打架都這麼粗魯嗎？」

「那是生存。」凱爾沒好氣地回答，他擦了擦臉上的血，從懷裡掏出一本被油汙浸透的書。

那是他在某次探索圖書館遺蹟時撿到的《帝國編年史（殘卷）》。他一直留著它，只是為了在無聊時看看那個傳說中的黃金時代有多麼美好。

但現在，這本書有了新的意義。

他藉著頭盔上微弱的應急燈光，快速翻動著酥脆的書頁。

既然知道了她的名字，既然知道了年代……

找到了。

在第 773 年的那一頁。

凱爾的手指僵住了。

* * 「帝國曆 773 年，霜月 14

日。觀星者家族發生特大火災。起火點位於北塔樓。家族成員無一傷亡，唯獨年僅 16 歲的幺女，艾莉西亞·范·薇爾，因逃生不及葬身火海，屍骨無存……」*

「喂，野蠻人，你在看什麼？」艾莉西亞湊了過來，雖然她看不懂那些現代文字。

凱爾抬起頭，看著眼前這個雖然狼狽、裙子髒了、頭髮亂了，卻依然散發著生命光輝的少女。

一種難以言喻的沉重感壓在他的胸口。

「艾莉西亞，」他的聲音異常沉重，「妳剛才說今天是霜月 11 日，對吧？」

「是啊，怎麼了？」艾莉西亞整理著裙襬，不明所以地看著他。

凱爾猶豫了片刻，最終還是將書頁轉向她，手指重重地點在那段文字上。

「雖然我們才認識不到一小時，而且妳還挺煩人的，像個被寵壞的小鬼……」

凱爾深吸一口氣，看著她的眼睛，說出了那句將兩人命運徹底綁死的話：

「但是，根據歷史記載……妳還有三天就要死了。」

(第二章 完)



Figure 2: Combat Rewind - A desperate alliance against the Iron Blood Gang.

第三章：悖論計畫

1. 否認與證據

「騙子。」

艾莉西亞的聲音冰冷，帶著一絲顫抖。她死死盯著凱爾手中那本破爛的書，紫羅蘭色的眼睛裡燃燒著憤怒與恐懼交織的火焰。

「妳剛才說什麼？」凱爾皺起眉頭。

「我說你是騙子！」艾莉西亞猛地站起來，差點撞翻了那張憑空出現在下水道磚塊上的絲絨椅子，「你編造這些謊言，就是為了操控我！讓我聽你的話！」

凱爾嘆了口氣，將那本《帝國編年史》收回懷中。他靠在潮濕的牆壁上，感覺後腦勺因為過度使用能力而突突地跳著。

「妳覺得我有必要騙妳？」他反問，「我們認識不到兩小時，我連妳是人是鬼都搞不清楚。如果我想害妳，直接不管妳就好了。」

「但是.....但是.....」艾莉西亞的聲音開始動搖，「那是一千年前的書！紙張會腐爛、墨水會褪色、記載會出錯！也許是某個抄寫員寫錯了名字！」

「是嗎。」凱爾從工具包裡翻出另一樣東西——一張發黃的報紙殘片，邊緣焦黑，顯然是從某場火災中搶救出來的。

他將報紙遞向艾莉西亞。

「這是我三個月前在第 7 區的報社遺蹟挖到的。當時還以為只是普通的舊報紙，沒什麼價值。」

艾莉西亞接過報紙的動作有些猶豫。她的手指穿過那層時空的薄膜，感受到了紙張粗糙的觸感——這東西比書籍更容易傳遞，也許是因為它已經足夠「死亡」了。

她低頭看向標題。

雖然字體是她不熟悉的「新體字」，但經過剛才的交流，她已經能大致辨認出含義。

《帝都晚報》——帝國曆 773 年，霜月 15 日

「觀星者家族北塔突發大火，年僅十六歲的幺女艾莉西亞·范·薇爾不幸罹難。火災原因疑似魔導爐失控，官方正在調查中.....」

報紙從艾莉西亞的手中滑落。

「這……這不可能……」

她的聲音變得細若蚊蠅。她想要否認，但報紙上清清楚楚印著她的名字、她的年齡、她的死亡日期。

「還有這個。」

凱爾又掏出一塊薄薄的金屬片。上面刻著精細的拓印圖案——那是一塊墓碑的拓本。

艾莉西亞·范·薇爾

帝國曆 757 年 — 773 年

「願星光永遠照耀她純潔的靈魂」

艾莉西亞的瞳孔劇烈收縮。

她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她看到了自己的出生年份。

她看到了自己的死亡年份——就在三天後。

「不……不不不不……」

她跌坐在地上，雙手捂住臉，身體開始不受控制地顫抖。

淚水從指縫間滑落。

「為什麼……」她的聲音像破碎的玻璃，「為什麼是我……我做錯了什麼……」

凱爾看著眼前這個崩潰的少女，心裡湧起一股莫名的煩躁。

他不擅長安慰人。在廢墟裡，軟弱只會招來死亡。他從小就學會了把眼淚吞回肚子裡，把悲傷化為求生的動力。

但是……

「喂。」

他走到艾莉西亞面前，蹲下身子。

「妳聽好了。」

艾莉西亞抬起頭，淚眼朦朧地看著他。

凱爾的表情依然冷硬，但眼神中有一絲她從未見過的認真。

「歷史說妳三天後會死。」他一字一句地說，「但那是『已經發生』的歷史。對我來說，那是一千年前的事情。」

「但是對妳來說……」他頓了頓，「那是『還沒發生』的未來。」

艾莉西亞愣住了。

「妳現在還活著，對吧？」凱爾伸出手，指尖輕輕碰觸她的額頭，「這裡還是熱的，心臟還在跳。歷史書上寫的是結果，不是過程。」

「既然結果可以被記錄……」他話鋒一轉，「那過程就可以被改變。」

艾莉西亞瞪大眼睛。

「你的意思是……」

「歷史不是用來遵守的，」凱爾站起身，轉過身去，「是用來改寫的。」

他的聲音很輕，卻像是一道閃電劈開了籠罩在艾莉西亞頭頂的烏雲。

「反正我也挺好奇的，」凱爾自言自語般說道，「如果改變了過去，我手上這本書……會變成什麼樣子？」

2. 規則測試

第二天清晨。

經過一夜的休息（雖然兩人都沒怎麼睡好），「重疊空間」的現象變得更加穩定了。

凱爾發現，只要他和艾莉西亞保持在一定距離內（大約十米），兩個時空就會維持「半融合」的狀態。超過這個距離，艾莉西亞的影像就會開始閃爍，最終消失。

「我們需要搞清楚這個連結的規則。」凱爾將一堆雜物擺在兩人之間的「介面」上，「如果想要改變歷史，光靠嘴巴說是沒用的。我們需要能夠交換東西。」

艾莉西亞點了點頭。雖然眼睛還有些紅腫，但她的眼神已經恢復了幾分堅定。

「那就開始吧。」

實驗一：有機物傳遞

艾莉西亞從她那邊的空間裡拿出一顆蘋果——那是她昨天從廚房偷偷帶出來的點心。

「我試著把這個遞給你。」

她將蘋果放在手心，緩緩伸向凱爾。

當蘋果穿過那層若有若無的「時空薄膜」時，兩人同時感受到了一股奇異的阻力，就像是把手伸進黏稠的蜂蜜裡。

「滋滋滋——」

蘋果成功地落在了凱爾那邊的地板上。

但下一秒，它開始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腐爛。

紅潤的果皮變成暗褐色，果肉塌陷，汁液蒸發，不到三秒鐘，一顆新鮮的蘋果就變成了一堆乾枯的灰燼。

「……」凱爾看著地上的粉末，沉默了。

「這……」艾莉西亞瞪大眼睛，「它經歷了一千年的時間？」

「看起來是這樣。」凱爾用手指碾了碾那些灰燼，「有機物無法穿越這麼長的時間差。時間會『加速』它的衰老。」

實驗二：無機物傳遞

凱爾從工具包裡拿出一枚普通的金屬螺絲。

「換我試試。」

他將螺絲推過「介面」。

同樣的阻力，同樣的「滋滋」聲。

螺絲落在了艾莉西亞那邊的地板上。

沒有腐爛。沒有消失。

但螺絲的表面覆蓋了一層薄薄的銹跡，就像是在潮濕的環境中放了幾十年一樣。

「成功了！」艾莉西亞撿起螺絲，驚喜地說道，「雖然有些生鏽，但結構還是完整的！」

「無機物可以傳遞。」凱爾記下這個結論，「但會承受『時間銹蝕』。傳遞越耐久的材料，損耗越小。」

實驗三：資訊傳遞

「如果物質傳遞有限制，那資訊呢？」艾莉西亞問道。

凱爾拿出一張紙和一支鉛筆，快速寫下一行字：

「妳看到這行字了嗎？」

他將紙張推過介面。

紙張穿過的瞬間，開始以極快的速度泛黃、變脆。

「快看！」凱爾喊道。

艾莉西亞湊近紙張，在它徹底碎裂之前，勉強看清了上面的字跡。

「我.....我看到了！」她興奮地說，「雖然紙已經爛了，但文字在消失前我記住了！」

「資訊可以傳遞。」凱爾修正了之前的結論，「但需要耐久的載體。如果要傳遞重要資訊，最好刻在金屬上。」

實驗四：魔力傳遞

「最後一個實驗。」凱爾看向艾莉西亞，「昨天妳給我注入魔力的時候，我感覺自己的能力變強了。我們需要確認這是不是可以重複的。」

艾莉西亞點了點頭。她走到凱爾身邊，伸出手，按在他的肩膀上。

她閉上眼睛，試著調動體內的魔力。

那股一直以來被視為「失調」的龐大能量，此刻卻像被打開了閥門的水庫，順著她的手臂，流入凱爾的身體。

凱爾感覺全身一暖。那種感覺就像是在冰天雪地裡喝下一杯熱可可，從內到外都被溫暖包裹。

「怎麼樣？」艾莉西亞問道。

凱爾低頭看著自己的右手。他嘗試發動「微觀停滯」——那個平時需要三秒冷卻的廢物能力。

灰色的光暈在他眼中閃爍。

他伸手觸碰旁邊的一塊石頭。

石頭瞬間停止了所有的分子運動。

一秒。兩秒。三秒。

四秒。五秒。

六秒！

「太強了.....」凱爾喃喃自語，「停滯時間翻倍了。而且冷卻時間幾乎沒有了。」

他轉頭看向艾莉西亞，眼中閃過一絲複雜的光芒。

「妳就像是.....我的魔力電池。」

艾莉西亞的臉微微泛紅。

「說得好像是在佔我便宜一樣.....」

「這是事實。」凱爾直言不諱，「沒有妳，我的能力就是個廢物。有了妳.....」

他頓了頓，語氣變得認真起來。

「也許我們真的能改變歷史。」

3. 歷史情報戰

規則測試完成後，兩人開始著手調查「火災」的真相。

既然要改變歷史，首先就要知道：到底是誰、用什麼方法殺死了艾莉西亞？

凱爾的行動（未來線）

凱爾離開了安全屋，冒險前往第 9 區的「記憶庫」。

那是一座半毀的圖書館遺蹟，據說在舊時代曾是政府的中央檔案館。雖然大部分資料都在魔力枯竭的災難中毀於一旦，但有些被密封在防護層裡的機密文件還保存了下來。

他花了兩個小時躲避巡邏的變異獸和敵對幫派，終於潛入了檔案館的深處。

在一個佈滿灰塵的金屬櫃子裡，他找到了一份標註為「已解密」的文件夾。

《觀星者家族北塔火災調查報告——帝國調查局》

凱爾快速翻閱報告。

大部分內容都是官僚式的套話：「火災原因初步判定為魔導爐失控」、「受害者艾莉西亞·范·薇爾因逃生不及而葬身火海」、「家族其他成員均已安全撤離」……

但在報告的最後一頁，有一行被黑色墨水塗抹過的文字。

凱爾從工具包裡掏出一支紫外線手電筒——這是他在舊時代的探險裝備店找到的寶貝。

紫光照射下，被塗抹的文字若隱若現地浮現出來：

「調查員備註：起火點位於魔導爐控制室，疑似人為破壞。結界系統在火災發生前 10 分鐘被『內部人士』關閉。建議深入調查家族內部。」

「附註：此案已被上級下令封存。禁止進一步調查。」

凱爾的眼神變得冰冷。

「人為破壞」、「內部人士」、「封存案件」……

這不是意外。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謀殺，而且有人在掩蓋真相。

艾莉西亞的行動（過去線）

與此同時，艾莉西亞也在她的時間線進行調查。

她裝作若無其事地在家族莊園中走動，觀察父親和哥哥的動向。

她發現了幾個可疑的跡象：

1. 父親最近頻繁地與「黃金商會」的代表會面，討論的內容似乎與她的婚約有關。
2. 哥哥雷歐納德每天都會去北塔樓的地下室，那裡存放著家族的魔導爐。
3. 僕人們被禁止進入北塔樓的特定區域，理由是「正在進行結界調整」。

更重要的是，她偷聽到了一段對話。

那天晚上，她躲在父親書房的窗戶下，聽到了父親和雷歐納德的聲音。

「北塔的結界調整好了嗎？」父親的聲音冰冷如霜。

「是的，父親。」雷歐納德的聲音同樣沒有溫度，「安全閥已經被移除，魔導爐的能量輸出將在三天後達到臨界點。屆時……」

「屆時，一切都會結束。」父親接過話頭，「那個『污點』將會消失，家族的血統將會恢復純潔。」

「婚約呢？」雷歐納德問道。

「黃金商會已經同意了。」父親冷笑一聲，「他們只需要一個死去的新娘作為藉口，就能名正言順地獲得我們家族的三成礦脈股份。這是一筆划算的交易。」

艾莉西亞捂住了嘴，身體止不住地顫抖。

她的父親。她的哥哥。

他們正在計劃殺死她。

而她的「死亡」，只是一筆政治交易的籌碼。

4. 悖論計畫成形

當天深夜，兩人在重疊空間中再次會合。

「我查到了。」凱爾率先開口，將調查報告的關鍵內容告訴艾莉西亞，「官方報告說火災是『意外』，但有個調查員發現了蛛絲馬跡——結界被『內部人士』關閉，魔導爐是被人為破壞的。然後這個案子就被封存了。」

艾莉西亞聽完，臉色慘白。

「我也查到了。」她的聲音沙啞，「是我的父親和哥哥。他們……他們正在調整北塔的魔導爐，讓它在三天後『失控』。」

「我親耳聽到的。他們說要『消除污點』，要『恢復家族的純潔血統』……」

她的眼眶再次泛紅，但這次她沒有哭。

「原來如此。」凱爾靠在牆上，冷靜地分析道，「妳的『虛空殘響』能力被視為家族的恥辱。但他們害怕的不僅僅是恥辱……他們害怕這個能力會被外人發現並利用。」

「所以他們決定『毀滅證據』。」艾莉西亞苦澀地說，「殺死我，然後把一切歸咎於意外。這樣既能保住家族的面子，又能從婚約中撈到好處。」

「一舉兩得。」凱爾吐出這四個字，語氣中帶著一絲譏諷，「貴族的算盤，果然打得精。」

沉默了片刻，凱爾開口問道：

「那妳打算怎麼辦？」

艾莉西亞抬起頭，眼中燃燒著一股從未有過的火焰。

「我要活下去。」

她的聲音堅定而清晰。

「我不想當什麼『污點』，不想當什麼『籌碼』。我要逃出北塔樓，然後……然後讓他們知道，他們低估我了。」

凱爾看著她，嘴角微微勾起一絲弧度。

「這才對。」

「但問題是，」艾莉西亞的眉頭皺了起來，「北塔樓有結界。那是哥哥親手設置的，連蒼蠅都飛不出去。我不知道怎麼破解它。」

「結界……」凱爾思考了片刻，「妳知道結界的具體構造嗎？」

「我只知道大概的原理。」艾莉西亞回憶著，「它是用家族的古老魔法陣驅動的，能量來源是北塔的魔導爐。如果能切斷能量供應，結界就會崩潰。」

「但問題是，魔導爐在地下室，而且有重兵把守。我根本進不去。」

凱爾沉默了。

他在思考一個瘋狂的點子。

「如果……」他緩緩開口，「妳能把結界的設計圖傳給我呢？」

艾莉西亞愣住了。「傳給你？但你在一千年後，你能怎麼辦？」

「一千年後，很多東西都改變了。」凱爾說道，「古代的魔法陣，現在可能已經被破解了。我可以在遺蹟裡找找看，有沒有關於這種結界的研究資料。」

「然後……」他頓了頓，「我把破解方法傳回給妳。」

艾莉西亞瞪大眼睛。

「等等……這不就是一個悖論嗎？」她遲疑地說，「我把資訊傳給你，你找到答案再傳回給我。但如果我沒有傳給你，你就不會找到答案，我也就無法獲得破解方法……」

「這叫『靴帶悖論』。」凱爾點了點頭，「資訊從無到有，因果循環。理論上不應該存在的東西，卻因為時間循環而產生了。」

「但是……」他話鋒一轉，「在這個連結存在的情況下，悖論也許就是我們唯一的武器。」

艾莉西亞沉默了很久。

「如果我們成功了……」她抬起頭，眼神中帶著一絲迷茫和期待，「歷史會改變嗎？你手上的那本書……上面關於我的記載，會變成空白嗎？」

凱爾看著她，眼神深邃。

「我不知道。」他坦誠地說，「也許會變成空白。也許會變成另一個故事。也許……我會忘記曾經有過這樣一個記載。」

他頓了頓，然後說出了一句讓艾莉西亞心頭一震的話：

「但比起擔心悖論會帶來什麼後果……」

「我更想看看，妳活著的明天會是什麼樣子。」

艾莉西亞的眼眶再次濕潤了。

但這一次，不是因為恐懼或絕望。

而是因為，在這個充滿黑暗的命運漩渦中，終於有一個人——一個來自千年之後的陌生人——願意為她而戰。

「那就這麼說定了。」她伸出手，「明天，我會把結界的設計圖刻在金屬板上，傳給你。」

凱爾看著那隻纖細的手，猶豫了一秒，然後握了上去。

兩隻跨越千年的手，在時空的裂縫中緊緊相握。

「悖論計畫，正式開始。」

(第三章 完)



Figure 3: The Paradox Pact - A handshake across a thousand years.

第四章：靴帶悖論

1. 潛入地下室

霜月 12 日，深夜。

北塔樓的走廊一片死寂，只有牆壁上的魔法燈偶爾發出微弱的嗡嗡聲。月光透過彩繪玻璃窗灑落，在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影。

艾莉西亞蜷縮在通風管道裡，努力控制著呼吸的聲音。

這條管道是她小時候捉迷藏時發現的秘密通道，連接著塔樓的各個角落。那時候，她還天真地以為這個家族是愛她的，只是不善於表達。

現在她知道了真相。

「虛空殘響」在她眼前閃爍——這個曾經被視為詛咒的能力，此刻成了她最大的依仗。

她閉上眼睛，集中精神。

視野中出現了一層若有若無的光暈，就像是半透明的水波紋。在這層光暈中，她看到了「即將發生」的畫面——

兩名護衛站在地下室入口，百無聊賴地聊著天。

其中一人看了看懷錶，說：「換班時間到了，去叫老三他們吧。」

另一人點點頭，轉身離開。

剩下的那名護衛打了個哈欠，靠在牆上閉目養神。

「30 秒的空檔。」艾莉西亞在心裡默數。

她等待著。

當視野中的畫面與現實同步時，她悄無聲息地從通風口滑出，赤腳踏在冰涼的石板地上。

護衛的呼嚕聲規律而沉穩。

艾莉西亞像一隻貓一樣輕巧地穿過走廊，閃進了地下室的入口。

石階向下延伸，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獨特的氣味——那是魔導爐運轉時散發出的臭氧味，混合著陳舊石塊的霉味。

越往下走，溫度越高。魔導爐的熱量透過牆壁滲透出來，讓人感覺彷彿置身於一個巨大的烤爐中。

終於，她來到了控制室的大門前。

門是用厚重的精金打造的，上面刻滿了繁複的魔法符文。這是「星隕牢籠」結界系統的核心——所有的能量都從這裡輸出，所有的控制指令都從這裡下達。

艾莉西亞深吸一口氣，將手掌按在門上。

凱爾說過，精金會「記住」觸碰過它的魔力。作為家族成員，她的魔力波動應該被列入「白名單」……希望如此。

「滴——」

一聲輕響，大門無聲地滑開了。

控制室的中央，是一座巨大的魔導爐。它呈八角形，由玄武岩和秘銀合金構成，表面閃爍著幽藍色的魔力光芒。爐心深處，有一團如同小太陽般的能量核心，散發著令人窒息的高溫。

但艾莉西亞的目標不是魔導爐本身。

她的視線落在地板上——那裡刻著一圈巨大的魔法陣，直徑足有十米。這就是「星隕牢籠」的核心陣圖，所有的結界能量都從這裡被調配和分發。

艾莉西亞跪在地上，從懷中掏出一塊銅板和一把凱爾之前傳來的金屬刻刀。

她屏住呼吸，開始逐筆逐畫地將陣圖上的核心符文拓印到銅板上。

這是一項極其精細的工作。符文的每一道弧線、每一個交點都必須精確無誤，否則就毫無意義。

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

她的額頭滲出了細密的汗珠，手腕也開始發酸。但她不敢停下，不敢放鬆——

「咔嗒。」

外面傳來了腳步聲。

艾莉西亞的心臟猛地一縮。她抬起頭，「虛空殘響」自動觸發——

她看到了雷歐納德的身影正走下石階。

不對！按照時間表，他應該還要一個小時才會巡視！

艾莉西亞來不及多想，迅速收起銅板和刻刀，滾進了魔導爐底座的陰影中。

那裡有一道維護用的狹窄縫隙，剛好能容納她纖細的身體。

腳步聲越來越近。

控制室的門被推開了。

雷歐納德走了進來，冰藍色的眼睛像掃描儀一樣掃視著房間。

「.....」

他停在魔法陣中央，緩緩轉了一圈。

「奇怪，」他喃喃自語，「我明明感覺到了魔力波動.....」

艾莉西亞趴在黑暗中，大氣都不敢出。她能感覺到自己的心跳快得幾乎要從喉嚨裡跳出來，血液在太陽穴突突地跳動。

雷歐納德的視線掃過她藏身的位置——

然後移開了。

他走向魔導爐的控制台，檢查了一番數據，確認一切正常後，轉身離開了。

「咔嗒。」

門關上了。

艾莉西亞癱軟在地上，全身像是被抽乾了力氣。她的後背已經被冷汗浸濕，雙手止不住地顫抖。

「太.....太險了.....」

她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任務還沒完成。

她爬出縫隙，回到陣圖前，繼續未完成的拓印工作。

又過了半個小時，銅板上終於刻滿了完整的核心符文。

她站起身，最後看了一眼那座散發著幽藍光芒的魔導爐。

「三天後，你就會『意外失控』，把我燒成灰燼。」她輕聲說道，「但我不會讓你得逞的。」

」

然後，她轉身離開。

2. 遺蹟探險

與此同時，一千年後的未來。

凱爾站在「舊魔導學院遺蹟」的入口前，打量著眼前這座半塌陷的建築群。

這裡曾經是帝國最高學府，培養出了無數頂尖的魔法師和學者。但在魔力枯竭的災難中，學院和它的知識一起被埋葬在了廢墟之下。

現在，這片區域被一種叫做「蛛形機兵」的變異機器佔據。

那是舊時代的安保機器人，在失去控制後變得極具攻擊性。它們有八條由合金製成的機械腿，頭部安裝著熱感應攝像頭，腹部則藏著高壓電擊器。

凱爾檢查了一下自己的裝備：一把改裝火藥槍（只剩三發子彈）、一把刺刀、一個工具包，以及……來自艾莉西亞的魔力。

他閉上眼睛，感受著體內那股溫暖的能量流動。

「夠用了。」他自言自語道，然後邁步走進遺蹟。

學院的內部比外表看起來更加破敗。天花板塌了一半，露出生鏽的鋼筋和灰暗的天空。地板上散落著碎玻璃和焦黑的書頁，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腐朽的氣息。

「嘶嘶嘶——」

警報聲響起。

三隻蛛形機兵從陰影中衝了出來，紅色的電子眼鎖定了凱爾。

凱爾沒有後退。

第一隻機兵撲到面前時，他側身閃過，右手按在它的機械腿關節上。

「停滯！」

灰色的光暈閃過，那條腿瞬間凍結。機兵失去平衡，重重摔在地上。

凱爾順勢跳到它背上，用刺刀刺穿了它的核心處理器。

第二隻機兵從側面包抄過來，腹部的電擊器發出刺耳的充電聲。

凱爾轉身，舉槍。

「砰！」

子彈正中電擊器，引發了一連串電弧。機兵在劇烈的抽搐中短路報廢。

第三隻機兵更加謹慎，保持著距離，用機械腿的尖端試探性地攻擊。

凱爾向後退了幾步，觀察著它的攻擊節奏。

等到它露出破綻的瞬間——

他衝上前，一把抓住它的頭部攝像頭，發動「局部回溯」。

金色的光芒閃過。

攝像頭內部的電路「倒退」到了組裝前的狀態——零件散落一地，鏡頭碎裂，機兵瞬間失去了「視覺」。

它開始瘋狂地亂撞，最後撞上了一根承重柱，和柱子一起轟然倒塌。

凱爾拍了拍手上的灰塵，繼續向學院深處走去。

經過一番搜尋，他終於找到了「禁書區」的入口。

那是一道厚重的合金大門，上面刻著古老的警告符文：

「此門之後，禁術安眠。非授權者擅入，後果自負。」

凱爾冷笑一聲。

「一千年前的『禁術』，現在只是一堆廢紙。」

他將手掌按在門鎖上，發動「局部回溯」。

這次他沒有讓整扇門倒退，而是精準地瞄準了鎖芯的機械結構。

鎖芯「回溯」到了尚未上鎖的狀態。

「咔嗒。」

門開了。

禁書區的內部出乎意料地保存完好。大概是因為密封的環境隔絕了外界的侵蝕，這裡的書籍雖然泛黃，但依然可以閱讀。

凱爾快速瀏覽著書架上的標籤：「禁忌召喚術」、「靈魂操縱」、「時間扭曲」……

他在「結界學」的分類下，找到了他要找的東西。

《帝國結界大全——禁術篇》

他將書抽出來，快速翻閱。

在第三十七章，他找到了「觀星者家族」的專屬結界——「星隕牢籠」。

書中詳細記載了這種結界的原理、構造，以及……弱點。

「星隕牢籠需要持續穩定的魔力供應。若在結界啟動瞬間，魔力供應被突然切斷，結界會進入『重啟模式』，產生約3秒的『空窗期』。在此期間，結界失效，被困者可自由出入。」

凱爾的眼睛亮了起來。

「3秒……夠了。」

3. 資訊傳遞

重疊空間。

凱爾和艾莉西亞再次在時空的交界處會合。

「拿到了。」艾莉西亞將那塊刻滿符文的銅板推過介面，遞給凱爾。

銅板穿過時空薄膜，表面覆上了一層薄薄的銅綠，但符文依然清晰可辨。

凱爾接過銅板，與古籍中的描述對照了一番。

「沒錯，這就是『星隕牢籠』的核心陣圖。」他點了點頭，「和書上畫的完全一致。」

「那破解方法呢？」艾莉西亞急切地問道。

凱爾將古籍的相關頁面展示給她看，同時解釋道：

「結界的弱點在於能量供應。如果在結界啟動的瞬間切斷魔導爐的輸出，會產生 3 秒的空窗期。妳可以利用這 3 秒逃出北塔。」

艾莉西亞皺起眉頭。

「但問題是，魔導爐在地下室，有重兵把守。我怎麼可能在火災發生的同時跑到地下室去切斷能量？」

「這確實是個問題……」凱爾沉思著。

就在這時，艾莉西亞無意間翻轉了手中的銅板。

她的動作突然凝固了。

「這……這是什麼？」

銅板的背面，刻著一行她從未見過的字：

「霜月 14 日，子時三刻，魔導爐西側閥門。——E」

那個「E」，是她名字的首字母。

而那字跡……分明就是她自己的筆跡。

「我……我沒有刻過這行字。」艾莉西亞的聲音開始顫抖，「這是怎麼回事？」

凱爾盯著那行字，沉默了很久。

然後，他開口了，語氣帶著一絲敬畏：

「這是『靴帶悖論』。」

「什麼？」

「在某個我們還沒有經歷的時間線裡，」凱爾緩緩說道，「妳成功逃脫了火災。然後，妳把這個關鍵資訊刻在銅板上，傳回給『過去的妳』。」

「這就是為什麼銅板上會有這行字。因為『未來的妳』已經活下來了，並且把逃生的線索告訴了『過去的妳』。」

艾莉西亞的大腦一片混亂。

「可是.....如果我沒有收到這個資訊，我就不知道該怎麼逃.....那『未來的我』怎麼可能存在？」

「這就是悖論的精髓。」凱爾說道，「因果循環，雞生蛋，蛋生雞。資訊從無到有，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

「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他看著艾莉西亞的眼睛，「如果這行字存在，就意味著『未來的妳』成功活下來了。這是時間本身給妳的保證。」

艾莉西亞深吸一口氣，努力平復心情。

「子時三刻.....魔導爐西側閥門.....」她喃喃重複著，「這是說，我應該在霜月 14 日子時三刻，去關閉魔導爐西側的閥門？」

「西側閥門應該是冷卻系統的控制閥。」凱爾分析道，「關閉它會導致爐心過熱，觸發安全機制自動停機。這比直接破壞魔導爐要安全得多，也更容易執行。」

「那『子時三刻』呢？」

「大概是火災發生前 45 分鐘的樣子。」凱爾估算著，「足夠讓魔導爐過熱並停機，同時也給妳留出了逃跑的時間。」

一切都對上了。

這是一個來自「未來的自己」的完美逃生計畫。

「那就這麼辦。」艾莉西亞握緊銅板，眼神變得堅定，「霜月 14 日子時三刻，我會去關閉西側閥門。」

4. 倒數開始

霜月 13 日。

距離火災還有一天。

艾莉西亞開始秘密準備逃亡所需的物資。

一套僕人的粗布衣服——用來偽裝身份。

一把從廚房偷來的小刀——用來防身。

一小袋金幣——這是她多年積攢的「私房錢」，足夠在外面生活一段時間。

還有凱爾透過金屬板傳來的「地圖」——上面標註了北塔周圍的地形，包括結界的邊界線和最近的安全區域。

她將這些東西藏在床墊下面，等待著命運之夜的到來。

傍晚時分，一名僕人來到她的房間，恭敬地說道：

「艾莉西亞小姐，老爺邀請您參加今晚的家族晚宴。」

艾莉西亞心中一凜。

家族晚宴？在她「意外身亡」的前一天？

這是他們在送她「最後一程」。

「……我知道了。」她強忍著噁心，擠出一個微笑，「我會準時出席的。」

晚宴在家族的大餐廳舉行。

長長的餐桌上擺滿了珍饈美味，水晶吊燈散發著溫暖的光芒。表面上看，這是一場其樂融融的家庭聚餐。

父親坐在首位，臉上掛著慈祥的笑容：「艾莉西亞，多吃點。妳最近太瘦了。」

哥哥雷歐納德也難得地開了口：「聽說妳最近在研究古籍？這很好，求知是美德。」

艾莉西亞低著頭，機械地將食物送入口中。

每一口都像是在吞咽毒藥。

她想衝上去質問他們：「為什麼？我做錯了什麼？為什麼你們要殺我？」

但她忍住了。

現在還不是時候。

她需要活下去，才能讓他們付出代價。

晚宴結束後，艾莉西亞回到自己的房間。

她站在鏡子前，看著鏡中那個蒼白而憔悴的少女。

「明天，」她對自己說，「要麼逃出去，要麼死在這裡。沒有第三個選項。」

「嗯。」

凱爾的聲音從虛空中傳來。

「準備好了嗎？」他問道。

艾莉西亞轉過身，看著那個半透明的少年身影。

「準備好了。」

「記住，子時三刻，西側閥門。」凱爾叮囑道，「閥門關閉後，妳有大約五分鐘的時間逃離北塔。跑出結界邊界線後，立刻往東走，那裡有一片樹林可以藏身。」

「我記住了。」

沉默了片刻。

「.....如果失敗了怎麼辦？」凱爾問道，聲音有些艱澀。

艾莉西亞看著他，嘴角勾起一絲笑意。

「不會失敗的。」她說，「因為如果失敗了，那個銅板上就不會有『未來的我』留下的字。既然那行字存在，就說明我一定會成功。」

凱爾愣了一下，然後也笑了。

「邏輯上確實沒問題。」

「那就明天見。」艾莉西亞伸出手。

凱爾隔著時空的薄膜，握住了她的手。

「明天見。」

窗外，月亮緩緩升起，在夜空中灑下一片銀輝。

命運的倒數，正式開始。

(第四章 完)



Figure 4: The Infiltration - Elise copies the barrier's core design under Leonard's watch.